



護園二葉

但德之
全

15
1253
1



1.5
1253
1-6

THE 仁 5
~~1253~~
15
號 1253
1

徵校也

讀
袁
二
筆

人
山
古
廟
一
筆
之
筆

護園二筆

從後到



用朱或墨其用朱者隨朱用墨者改用紫
舊稿圈發句讀及刪抹
過誤者比旨用墨至今圈發
用紫句用青唯其刪抹
從舊稿用墨

護園二筆



圈發句讀一從舊稿

或謂肥後州有寒火每七月晦之夜輒見
焉嘗往視之初有一炬倏浮乎海中而仿
徨久之彷徨之所過映輒生火愈映愈生
而轉相倍蓰什佰頃刻之間殆且千萬煌
煌乎盈矚國史之所載和歌之所詠州之
所由名是也又山中一古廟歲一祭之每

雨下

值祭之日、雖晴必雨、下山則如初、神之好
雨云、又一瀨、以佛涅槃日而佛涅槃影瀨
底、蓋巖影也、然曆奉宣明術、數百年而差
二日、因更今法、宣明而宣明、今曆而今曆、
天地鬼神、亦稟正朔、那可怪哉、余曰、世傳
梯核倒于閏年、驗之果倒、翌年戲剖梯核、
則亦莫不皆倒矣、其人乃笑曰、黃楊厄閏
年、孰謂子瞻聰明也、蓋驗之必其日、是以
不可得而悟也、

驗正曆

干支唯以紀日耳、甲乙木、亥子水、然強命
焉耳、天地雖有五行、五行有數、而數皆有
奇零、自然之道也、豈必五而十而六十整
乎哉、古祭用丁用戊、用亥類、乃法象天地
以神明之、豈實數乎、不者、玄辟之天、黃琮
之地、青龍朱雀、玄武招搖、其謂之何、
古武弁冢、造旌旗弓矢、其制度名數、皆取
諸佛天鬼神、亦古聖人之遺意、近年藝師、
多讀儒書者、遂至舉而廢之、可謂理學之

失
 用兵之道、決成敗乎呼吸間、疑斯沮、沮斯
 撓、敗之道也、故古多假鬼神以行之、卜筮
 稽疑、易曰、開物成務、務成于不疑也、
 小笠原家有八張弓、一張弓、藝師傳其制
 度、殊不知八張弓乃八規耳、又恐人謂之
 八也、故曰一張弓、謬哉、
 今國家及列邦、皆以武命家、亦周家尚
 農意、不可訾其陋也、

本邦燕服、有烏帽子者、蓋弁也、南齊武帝
 永明中、高麗使至建康、服折風巾、中書郎
 王融戲之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頭上定
 是何物、曰古弁之遺象也、昔進雄氏來自
 韓、則其國故亦與我同俗焉、折風之名、亦
 可徵已、而班鳩氏十二冠制不傳、疑即是
 物、邪、詩曰、側弁之冢、蓋古者亦側著之、毛
 萇訓傾、恐未得其解、
 論語攻乎異端、攻訓治、本諸何晏、又以

異端與善道對言不詳其為何邢昺乃以諸子百家言之孔子時所無朱子注引佛老亦孔子時夢未之見愚按漢魏六朝多斥懷異心者為異端此必馬融鄭玄王肅輩有此解矣不然漢魏六朝緣何有此語乎蓋為政者務攻懷異心人必激生變故申斯害也已或曰孔子時有老子為異端殊不知孟子闢揚墨而不及莊老此其說在孟子猶未甚著何況孔子時乎蓋老莊

高妙之說可以動學士大夫而未足以從尊世主之聽故老莊唯仰屋梁著書以傳後世耳

論語二字多謂孔子議論之語或謂弟子論撰之此其所以名也此皆以後世之言解之者蓋古昔有經有傳有記有語其體裁不同若國語家語論語是所謂語也而載孔門討論之事故名論語耳

古者未有謂孔子之言為孔子之語者也

如詩序世儒亦多以謂後世文章家所為

序記贊銘之序、殊不知彼時何乃有許多之體也、蓋游夏以至漢時、藝師解詩者已、當時去三百篇未遠、其字句皆不須詁、但一二語叙其來由、篇意自明、故名之曰序、實解也、後世乃摹仿其體、作為文章、亦名之曰序、則名同體同而其用異焉、然乃以後世胸臆而謂是詩之序也、猶如大學中庸有朱子序也、不大謬乎、故古昔解詩一序足矣、若其訓詁、有爾雅在、以此觀之、朱

子欲去序、古學荒哉、
三百篇有序、猶如後世詩有題、詩無題而終不可曉、故三百篇不可無序、
知唐詩者、而讀唐詩、一題足矣、何必須杜詩千家解、
三百篇尚矣、雖游夏卒不能的指其意義、故詩序略、而引其意、諷詠之間、政自瞭然、然吾謂之瞭然者、終非世儒讀朱傳說約而謂之瞭然者比、

不啻詩也。若孔子解易，其小象傳類，皆不
必深言如繫辭，又不必詳言如程傳，但畧
畧引其意，使人自得於諷咏之間，至哉。
世樸儒不知作詩，語之樂府選體及唐詩，
則艷然言曰：我有三百篇耳，殊不知三百
篇與後世詩一矣。吁，不知作詩，何能知三
百篇。孔子時，未有爲異說者焉，觀於論語可見
矣。子思時始有焉，故中庸首舉性道教也。

至於孟子，則與之爭矣。故孟子者，儒家者
流也。六經經也，十翼尤傳中庸傳也，公穀記也，
儀禮小戴記，皆有傳與記，論語語也，孟子
子也，孝經記也，戰國人哀而謂之經，猶之
墨經也。中庸猶不失孔門意，至於孟子則否，議論
勝而道德衰，孟子所不免。孟子精義入玄，抉聖人之心髓，宋儒之學

實祖此、孟子謂之性、荀子謂之偽、人為也、非詐
偽也、其實仁義之德、聖人所養而成焉、生
之始、豈有此盛哉、故荀子云爾、然生之始
若不有此盛之理乎、則雖聖人亦未能養
而使至於此極也、故孟子云爾、要之、二家
不可偏廢、孟子脫畧禮樂、荀子有禮論樂論篇、
去孔子時近者、孟子外唯荀子、故荀子不

寬

可不讀、荀子一為宋儒排擯、而後學者棄
置不復讀、至於侷諸異學、寬哉、
告子亦儒者、稱道仁義、世儒誤謂異學老
莊揚墨類、故孟子杞柳章文義不明、
仁齋謂宋儒枯單、謂議論勝、殆亦自不免
矣、以其尊論孟而抑六經、言仁義而畧禮
樂故、而蘇至、
論語者孔子緒言、誰不尊信、仁齋乃冠以
宇宙第一、古今無雙、豈不似招牌語耶、

余嘗謂荀子造九級浮屠而少上一級、
須孟子補之始全、
銖_二而稱、至石必差、寸寸而度、至丈必過、
宋儒有此失焉、
叔達譬諸曆家測天極精、
盡微而歲差至今不明矣、何者、天非測度
所能盡也、
荀子出仲弓也、故其書推尊子弓、至與仲
居並、
古無書、唯有尚書、故得專其名、學者外_乎此

而讀後世所謂書者、何以能得聖人之心
乎、
書難讀、_二之果樸學矣、非疏通知遠者則
不能讀也、且如_在知人哉、_在安民哉、二句、知仁
之道盡是矣、易論語中庸皆不出其範圍
中、
大氏六經互相為註脚、史子亦然、
學而時習之、學者謂詩書禮樂以學先王
之道也、孔子時七十子所學是已、不啻七

十子也。孔子所學亦唯是已。時習之者。所謂春夏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說者如芻豢之說。口及說。色之說。有愛而好之意。樂者非樂。朋來矣。當觀有字。子曰。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先儒比諸飽芻豢是也。樂則不愠。本無順逆難易之分。人多謂樂朋來故耳。聖人之心正大光明。刪述六經以垂萬世。豈更有餘蘊哉。宋儒謂四書階梯六經者。

猶之可也。至於仁齋推尊論語以抑六經。則未免以小人之心。窺聖人之心。可謂陳亢之見矣。本邦人聰慧絕非外國可及矣。如伊勢傳在中將和歌。則作序以發明其意。詎問其事之有無。可謂窺詩序之意。勝朱子遠甚。紫式部作源語。規模勢語以廣之。不為和歌而設焉。而數百人人殊態。盡情文盡變。在水滸傳數百年之前也。藤定家開

後
和歌門庭亦前王李而得王李奧矣、
國初藤欽夫、豐勝俊、妙於國字文、紀貫之、
清紫後始有、蓋吾東方文氣至此再盛、
但此時兵革方熄、學問未廣、故未及中華
文爾、
世多謂豐勝俊怯矣、豐子既不欲附
神祖、又知石氏之不為幼主而自為也、是
其所以辭侯封者、豈怯乎哉、
仁齋以中庸喜怒哀樂一段為古樂經脫

簡、而^又曰、未發之中、為學問根本、則六經語
孟、悉為言用而遺體之書、詩書易春秋禮
樂、是謂六經、而樂經不傳、彼何所見而能
引之、
和訓之害甚矣、仁齋解舜執兩端而謂其
衆論之不同皆執而不棄者、所以廣其知
也、是解執為取、其誤不少、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古人之言、自有
若此者、其實則非謂未發為中也、乃謂中

在未發時也、陰陽合德、仁知成性、是所謂中也、是所謂不偏不倚也、大氏朱子之失、拘於訓詁、故止曰不偏不倚、其失於枯單者、為是故、
戒慎恐懼、貫動靜也、未發時、本無工夫、而子思所以謂未發之中、為天下大本者、蓋以明夫已發之和、不可襲取、必其剛柔合德、仁知成性、而後發皆中節也、此子思喫緊勉人成其德者爾、六經語孟、莫不皆然、

豈言用而遺其體哉、
仁齋謂聖人貴德而不貴心也、凡所謂德者、皆心之德也、凡諸知、愚賢不肖、仁義禮智、孝悌忠信、類皆以心言、宋儒分心與性、差別家言、故當如此、仁齋而析心與德、毋乃不可乎、
性理之學、豎白之流也、
歐蘓之文、朱子之學、使人一聽瞭然、謂道在是、而不復思焉、其失淺也、必反之^求六經

之渾、而後宋儒之功偉矣。不者謂之吾道之衛執亦不重誣已宋儒之學、如操利刃、此理彼氣、此天理彼人欲、此體彼用、此功夫彼效驗、物一向此、析為兩片、此可以了聖人之道乎、孟子曰、是非之心、知之端也、僅此耳、朱子祖述程子、程子之學、出於邵子、但邵子以之湯數、陰陽程子以之天理、人欲皆加一倍數也、觀於邵子嘆程子聰明、程子撰邵子墓誌、可見淵源所自焉、然舜執兩端、孔

恐脫子

叩兩端、又曰、道二矣、仁與不仁而已、知者之道、自古如此、聖人之道、更有仁矣、有一物斯有一名、如山而山、水而水、草而草木、而木、通華夷皆然、獨中國聖人作仁義禮智等名、問其物則必有矣、斯名也、外國所無焉、然其原肇於庖犧氏八卦、而其弊極於堅白、辯名術家析秒忽、通玄微、問其所恒用焉、乘除而已、其它立圓平圓以上、以至天元諸

術窮百年之久、行天下之廣、卒莫之一用、
焉、然抗顏為筭師、則不可不知矣、學故有
若是者、
父子之仁、然而義、禮、智、信有焉、君臣之義、
義而仁、禮、智、信有焉、若以仁而已、義而已、
則非聖人之道也、吾觀於樂、吹笙、彈瑟、宮
而商、角、徵、羽有焉、商而宮、角、徵、羽有焉、若
以宮而已、商而已、則俗謠絃歌也、
心之官、思、曰、睿、
作聖、孔子曰、學而不

原文思下有無益二字

思則罔、或曰、孔子又曰、思而不學則殆、終
日不食、終夜不寐、以思不如學也、如何、曰
學以學先王之道、先王之道之教、先王之
所思以設焉、既已學矣、不可不思、後世之
教、分析殆盡、使人不復思之、朱子解經、及
近年仁齋者、皆未免此、
宋儒之教、潔靜精微、
宋儒之於易也、為彼善於此矣、
後世解經、務求的切、曰本義如此、曰正旨

如此、殊不知古人引經、皆斷章取義、不必拘一、意何則、聖人之言、含容廣大、纔引一絲、全體皆動、此子夏之所以贊富哉、而學者之不可不思也、周官制度、一以井田為本、孔子庶富教、有子盍徹、孟子王政之本、可以觀諸、周尚文、周官制度、文莫尚焉、而皆出于井田、量入為出、三年而有一年之食、以今觀之、豈不太儉乎、今人所以不能儉者、未免

婦女之見耳、耻惡衣惡食、滔_二皆是、未能勝此心、以欲學聖人之道、安乎能也、今王公大人、率皆任智任數、不能任人、疑心所使也、要之不能信、夜庭無鬼者類耳、小兒哉、今之從政稱賢能者、不過奉法吏耳、未睹有意於安民者、悲哉、先王之教、先_其事、詩書禮樂是已、學者藏脩息游乎其中、辟如草木得其養、以長焉、孰

能過之、後儒以言語耳、或但言德耳、均之不學無術焉、陋哉、如學書學射御學劍槍、皆爾、以玄德孔明之賢而不能復漢祚、可以知湯武之應天順民、當其時、湯武不取之、則它人取之、夏殷之命革者久也、它人取之、則天下之亂不已、湯武以奉天安民為心、故不得不取、太公折箸毀龜、武王既已怒故也、天命之

革否、決於武王之一怒、武王之怒可已、則天下之罪歸焉、此本不須卜筮、而猶卜筮者、國之典也、其時豈史無人哉、

典心與

王元美謂、以武王之聖、周召輔之、而頑民不服、緣武王揭紂頭太白也、武王之揭紂頭太白、緣為伯邑考復讎、而太公亦復其父讎也、以為情也、亦理也、雖然以予觀之、則否、武王之舉、為復讎也、則何取天下、若夫頑民之不服者、商俗染也、故謂揭紂頭

太白者野史言也元美之父冤死于嚴嵩故有是言
王元美謂大學非子思不能作矣此公^知文章其言當允
又謂大學無經無傳所言乃王公之學可謂卓見朱子大學對小學本諸賈氏班氏皆漢儒也天子學曰大學亦漢制也漢距古未遠故大直帶切者古當有之大音泰者古何無之亦古音

漢謂字學為小學其時去古未遠想古者小學亦當重在書而數與射御皆庶人在官所必須故小學當兼學數與射御旁及禮樂之小者若其大者則君子終身所事故曰君子蓋禮樂云又曰禮樂得於身謂之德朱子一切屬之小學誤矣

格物格字朱子為是物字陽明先生為當而其義則竊以為絜矩之義蓋我到于彼而後好惡不偏明德亦謂無好惡之偏

也誠意至平天下章皆諄諄於無好惡之偏洪範皇極唯在無偏無黨故王公大人之學以是為極已孰謂王元美經術非其所長邪

仁齋曰禎祥妖孽之說雖自古有之然至於孔孟則絕口不語何者恐懼脩省則雖有天變無害於國若否則雖無天變身弑國凶故日食地震等變存之春秋而至於其教人則專以道德仁義為言人讀此而

喜其直切痛快要之理學之弊也宋理學興而學者人人所見如此但不能開口作此言開口作此言者達磨臨濟之外王安石仁齋而已曾謂孔孟之道如此乎

余嘗謂仁齋理窟豈不然乎

大氏喜直截痛快者狹中淺識人也

人在天地中如魚在水中呼吸與天通豈有禎祥妖孽不與人相關之理乎古稱鍾山執拗夫仁齋可謂續其統也

禎祥妖孽、或無應、或有應、不可得而測之、
故聖人畏天、以一人之見、四五十年之耳、
目而斷其不可信焉、可謂強忍狠愎之至
已、唯天不可測焉、故禎祥至而不敢驕、妖孽
至而不為隕獲、如漢儒之說、私意窺天、可
謂褻天已、後世俗漓、民黠、輕蔑鬼神、仁齋輩、乃坐其
弊、而謂之孔孟之道、悲哉、

謚、二代所無、至周始有之、而無爵無謚、其
在本邦、最為重典、然今世人死、必請浮
屠氏改名、有神之一意、一旦黜去、止用生
時稱呼、愛勝而敬亡也、古昔事鬼神、設主
又迎尸、故愛敬兩盡者、聖人之意也、且世
俗有父子世、同稱呼者、是何以別哉、別
之以名、又有諱名之制、愚竊謂、世俗有以
死日稱其親者、今且因俗以死日支干稱
之、或冠以一字、不犯諡法者、則庶乎得其

宜矣、
古者設主薦腥、迎尸薦熟、既以事鬼神之
禮事之、又以生時事親之禮事之、此聖人
之禮之意也、文公家禮失此意矣、吾邦
饗人、乃有此意、所謂七五三者、備禮而已
矣、不可得而食焉、然後別享以^其可食者、此
謂禮與情兩盡也、祭祖先、當依此法、庶得
古聖人之意、
墓祭非禮也、蓋體魄貴安靜、勿擾為得、

思神之惑人、由淫祀之弗釐也、
佛老興而鬼神賤、至於以餓鬼待其祖先、
悲哉、
祭、吉禮也、今之祭猶喪、為喪不盡哀故也、
孰謂三年喪非人情乎、
孔門以仁為宗旨、孔子之道、二帝三王之
道也、二帝三王之道、人君之道也、大學曰、
為人君止於仁、此孔門所以仁為宗旨也、
且君子有人君之道、故曰、家有嚴君、父母

之謂也。故君子之道，不以此為思出其位矣。但人君之仁，若而義禮智信皆具焉。此所謂專言之仁也。所謂偏言之仁，乃詳言之而已。豈有二哉。

孔子答顏淵以克己復禮，聖人言仁之詳，莫是過焉。答子貢以脩己以安民，聖人言仁之切，莫是過焉。以事言之，則舍己之所欲為，而一從事先王之禮，仁之全體盡此矣。何則？先王制禮，莫非仁也。但禮為一槩

故
觀本作觀
刪抹改
作觀

之制，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以學者觀之，若猶有^所未盡者然。故孔子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從，是也。是顏子之心，或^夫觀禮之未盡，所謂賢者過也。故孔子告以舍己之所欲為，而一從事禮焉。又如安民者，乃仁之標準，以此為仁，則自然不違仁矣。若它以愛以孝弟言仁，固為仁之端本也。愛在心，有偏正，故推愛之心，猶有未能安民者焉。必義禮智信皆具，而後其所存所為，^有足以

安民者矣、故以安民為心、則仁之規模定
 焉、標準立焉、亦可以見夫孔子之道二帝
 三王之道也、
 曲禮首章、輒言安民哉、可見復禮安民無
 二致矣、洪範皇極無偏無黨、大學平天下
 章與民同好惡、可見克己安民無二致矣、
 世譚克己復禮、率不與安民相關者、要非
 孔門宗旨、
 孔門以仁為宗旨、使學者以二帝三王之

道卷而懷之、
 書曰、在知人、在安民、仁智之道盡此矣、何
 則、知人帝亦難焉、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
 猶病諸、故仁智之極功是已、如它書贊仁
 知、有種_二之言、皆後世彌文贊美之言也、
 故唯書為至難讀、
 孟子得聖人髓、荀子得聖人肉、髓故勝肉、
 然其弊鈞也、宋儒之語聖人也、以齟齬而
 窺者也、陽明之語聖人也、隔壁而聽其言

者也、仁齋之語、聖人也、聖人而禡之衣冠者也、祇聖人雖暗夜、未嘗裸其四體矣、孝弟者其為仁之本乎、仁齋讀為如禮之用和為貴之為、若其言之是、則止當曰其仁之本乎、此非識文章者不能知矣、程子讀如為仁由己之為、論語中為仁皆尔、但性中何曾有孝弟來、此語失矣、大氏以仁義禮智為性者、謂生有是理也、人生之初、其道心惟微、養使之長、以成其大、謂之德也、

德亦性也故仁義禮智性也故

謂孝弟為仁之本、亦可謂為仁之本、亦可我謂如為仁由己之為者、文章之道為然耳、程子意蓋謂胚胎之初、一氣如露而五行具焉、擴以至聖賢之大、莫有加損、故曰性中止有仁義禮智耳、殊不知以氣言之、陰陽五行、輾轉糾紛、什佰千萬、何啻五也、以理言之、孝弟忠信、百德百行、莫不具也、古人以五言之、算法耳、何必拘性中有無乎、性豈有中外乎、且先王制禮三千、

百書所謂天秩也、皆性之禮也、晰乎是、則知程子之言失也、
生之初、一善養以成萬善、均之非外^乎性、故孟子言性善也、必謂生之初具萬善、有是理、豈有是事、故程子之言過矣、必謂生之初不具萬善、無是事、豈無是理、故仁齋之言過矣、謂性理也、事之理亦理也、謂事非性也、事從何來、
吾道一貫以之仁而已矣、先王之道、夫子

所道也、故曰吾道先王之道、仁而已矣、故夫子之道、仁而已矣、或以理言、或以心言、共之遠矣、或以誠言、為彼愈於此焉、但誠天道也、唯生知安行者、與天合德、夫子曰吾道、則其通上下明矣、
道二、仁與不仁、故聖人之道、唯仁盡矣、天命之謂性、仁也、人人以安民為心是也、豈唯愛己、亦有負荷意在、如庶人亦有父母妻子、是庶人之民也、天命之仁、以安民

為其職、五倫由是而立、所謂率性之道也、詩
書禮樂由是而設、所謂脩道之教也、故性
道教無往而非仁、知此則為湯武之為聖
人也、
湯伊尹咸有一德、仁也、不仁則二三其德、
外乎仁而語一、非聖人之道也、
仁舉其全、仁中差別處是義、故夫子言仁
而義在其中、孟子與揚墨爭、故並言仁義、
易明陰陽、故亦並言仁義、

孟子並言仁義、既已破碎道體、又何尤宋
儒、

不逆詐、不億不信、仁者為然、試觀父之於

子、可以見已、抑亦先覺者是賢歟、仁且知

何以不賢、詐不億不信、未足以為賢也、

子思發育、孟子擴充、子思勝於孟子遠矣、

巧言論、薦也、令色、莊者也、書曰、何畏巧

言、令色、孔丘可見、非脅肩諂笑者比、

巧言令色、疑於仁也、

不大聲與色、故剛毅木訥近於仁、
不逆詐、不億不信、此語非孔子自道也、後
儒釋以誠、失之矣、
孔子言中庸之德、未嘗言中庸之道也、胡
以不言中庸之道也、先王之道、莫非中庸
也、子思時、異學起、乃始有不中庸之道也、
故首言中庸之道也、
孔子言仁、而不言中庸之道也、先王之道、
莫非中庸也、但不賢者識其小者、勇智禮義

中和祗庸類是也、賢者識其大者、舉仁而
可以統先王之道之全也、
誠、天道也、唯聖人與天合焉、故誠者地位
也、非道也、非德也、
有仁義禮智、而後可言誠也、止言誠、則小
人女子之德也、事上之道也、
名教者、古以稱聖人之教焉、建勇智禮義
中和祗庸孝弟忠信、種之名、以為規矩
準繩也、少一則偏、六則非全、故建種之

名者所以成仁之大也、仁之至、為中庸之德、君子不器、世儒謂可以舟、可以車、大謬矣、所謂君子者、可為卿大夫以上、至於諸侯天子者也、辟諸工事、君子、匠人也、器、推鑿金、鋸邊類也、不器者、謂無推鑿鋸邊之才、而能用推鑿鋸邊者也、孔子曰、軍旅之事、未學焉、又曰、吾不如老農、老圃、季康子饋藥、曰未達焉、謂之可以推、可以鑿乎、

漢字原文寫字不明
愚按膽察以作漁恐
有謬

軍旅之事、未學焉、或謂謙辭、非也、君子不器、軍旅之材、將帥器也、故孔子衣縫掖、冠章甫、優游乎戰爭之世、草木塊然立、禽獸信然相視、人之初、亦散處乎山谷間、渙然不相通、然其相親相愛、相輔相養、能合其群、以安其生者、人之性有焉、是所謂仁也、聖人率其性、以立人之道、五倫以相維、四民以相助、而後四海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其道亘萬世而長存、

名者所以成仁之大也、仁之至、為中庸之德、君子不器、世儒謂可以舟、可以車、大謬矣、所謂君子者、可為卿大夫以上、至於諸侯天子者也、辟諸工事、君子、匠人也、器、推鑿金、鋸、鑿類也、不器者、謂無推鑿鋸鑿之才、而能用推鑿鋸鑿者也、孔子曰、軍旅之事、未學焉、又曰、吾不如老農、老圃、季康子饋藥、曰、未達焉、謂之可以推、可以鑿乎、

漢字原文寫字不明
愚按臆察以作漢恐
有誤

軍旅之事、未學焉、或謂謙辭、非也、君子不器、軍旅之材、將帥器也、故孔子衣縫掖、冠章甫、優游乎戰爭之世、草木塊然立、禽獸信然相視、人之初、亦散處乎山谷間、渙然不相通、然其相親相愛、相輔相養、能合其群、以安其生者、人之性有焉、是所謂仁也、聖人率其性、以立人之道、五倫以相維、四民以相助、而後四海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其道亘萬世而長存、

焉是所謂人之道、非仁而何也、聖人尚慮其性之或微、而其道之或雍也、則作為禮樂刑政、猶如五穀之有耕耨糞溉焉、是所謂脩道之教也、所謂先王之道也、亦無往而非仁也、聖人既沒、其道布在方策、詩書禮樂是也、孔子誦其道、刪述以傳後世、故學孔子之道、後六經、謬之大者也、孔門宗仁之旨、亦可得言耳、。知乎此、統一萬民以事天、仁也、人君之道也、西銘

盡焉、得人之始生、猶未有衣食屋宅、君長夫婦之倫、質焉不與禽獸殊也、方是時、仰首以視日月星辰、森然懸乎上、風雨雲雷、不可得而測之、寒暑之來、不可以禦、草木萬物之生長化育、不可知其所由然、其焉能不畏而敬乎、故畏天、畏鬼神、人之性有焉、故謂鬼神卜筮、非聖人之所貴者、傲狠之甚也、

鬼神之理、甚易睹也、萬化生乎無、不知者
睹其無、則謂無鬼神也、萬化由是而出焉、
是謂之鬼神、辟諸噉肉而肥、非取彼肉傳
之我矣、有憂而懼、非削我肉矣、肥與瘠奚
自、辟如藝穀而穰、藝我之藝也、穰與荒奚
自、如祭人鬼、其理亦甚易睹也、有氣化焉、有
形化焉、氣化陰陽為之、形化人為之、陰陽
為之者、天之造化也、人為之者、人之造化

也、是豈如削木作人乎、皆出乎無也、豈非
鬼神之所為邪、睹氣化形化之分、則知天
地造化之外、又有人造化也、禍福榮衰皆
然、不信鬼神者、不知鬼神也、惑鬼神者、亦不
知鬼神也、其為不知均矣、世所謂知者、多
不信鬼神焉、得知、

吾道一以貫之、聖人之言仁、若是其明焉
乎哉、然亦罕矣、有弟子三千、唯參賜與聞

性即理也、仁義禮智之為性、唯理為然、
理謂之性非也、
仁者本心之全德、又曰人欲淨盡而天理
流行、又曰當乎理而無私心、學者先得仁
之意而後此數語、可讀耳、
宋儒所謂天理人欲、何物為天理、何物為
人欲、學者先得其意、而後始不與聖人悖
矣、畢竟是宋儒之創言、

學者欲讀宋儒書、須先讀古注、宋儒作解
時、先已讀古注、以此心而作新鮮、今不讀
古注、先讀新解、則作者意失其半、
有朋自遠方來、觀有字、偶有朋自遠方來、
及至是時、我所學已成、如嗜而飽、故曰不
亦學乎、程子曰、樂由說、而後得、可見其非
樂朋來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朱子注、必
以父不善也、故曰、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

得為孝矣、余謂、三年無改、亦父沒觀行之
十事耳、何必以改為行也、尹氏游氏皆不
必載可矣、須以父子皆善解、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人多分體
用、語錄中既破之、蓋禮即先王所制之禮、
先王所制之禮、即天理之節文、即人事之
儀則、人多謂、心中有此禮、殊不知先王之
禮、即性之禮、故書謂之天秩、學者不知之、
故流於枯單、

先王以仁作禮、以仁作樂、故曰、人而不仁
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大學明_上德於天下、以下、止說明_上德、朱
子以為八條目、屬之_{三綱領}、是橫看法、如
古解元亨利貞為四德、

明德只是無好惡之偏也、人所稟于天、光
明正大、故如此、明_{本自}德於天下、只是以無
偏無黨之心、見諸事業、曉然可見、是謂明
之、它如人倫明於上、而庶民親於下、亦非

知惟曰作明

唯講明其理、古有養老飲酒之禮、皆以人倫之道、衍諸學校之禮、雖天子諸侯之尊、躬親為之、然後人曉然知孝弟之道、是謂明之、明明德於天下、先王之世、必亦有是禮、

六經明字、皆揚而明之、使民曉然知之也、如克明俊德、亦措俊德于事業、粲然可見也、

格物格字、訓到、訓正、訓扞、皆不穩、竊疑絜

籍

字訛、絜格音近、物亦或矩字誤、篆文相似、或曰格屬見溪、絜屬曉、匣字母不同、殊不知見溪曉匣、古音相通、紅之從工、何之從可、教之從孝、可類推焉、絜屬曉、匣、潔、契、屬見溪、豈不相通乎、且古注音結為同母、窮理易教也、朱子訓格物、必添窮理字、始通、陽明訓正本於格君心之非、格君心之非、有匡正之意、亦不成語、格字訓至訓正之外、有格力

語政與絜字義同、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亦絜矩義、何必謙辭、
謂之知本、謂之知之至、其釋致知、豈不明
白乎、朱子必欲具功效者、緣分八條目故
耳、
大學引太甲、乃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意、明字不粘帶明德、蓋顯命之義、
一部大學、獨詳於明德、而止於至善、次
之、在新民一句、其解、獨略、古書率如此、

新民章引康誥、須依康誥本義、如朱注、與
其釋明 = 德於天下同意、要之、有是理而
無是事也、作 = 成也、新 = 之也、
皆自明也、朱注大泥此句矣、本意謂皆明
我明德於天下、而不責人明其明德也、
絜矩矩字稍強、恐亦當絜物之誤、
古者不責備一人、其於書亦然、故學貴博、
六經闕一不可也、必欲統六經之全於一
書、後學者大抵如此、

六經茫茫、無下手處、是無它、為世無大心
之人故、世儒讀六經、必字釋句解、欲其詳悉莫遺
也、古書率多殘缺、安得其如是乎、且斷章
取義、在古既然、何必拘、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是必逸詩、記者引夫
子、路事以釋之、如韓詩外傳類、

不撤姜而食、夫子必嗜薑、豈必以其通神
明乎、不多食、是夫子不踰_矩處、酒無量、亦夫

子酒量深、不及亂、是不踰矩處、

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侔人道於
牛馬、則知夫子不以九夷為君子矣、余謂
仁齋之語聖人、聖人而褫之衣冠、豈不信
哉、分野之說、世無能知者矣、古聖人順水土
之性、以定九州、後世但謂山川形勢也、是
睹其粗而不睹其精耳、故有分野度數廣
狹之疑也、觀於樞星之精、為兗州、其土紫

者可以見諸、地理之術、詳於管子、後世無傳焉、後世所稱地理者、但以占境兆吉凶耳、妄哉、風雨雲雷、皆生於地、人多以天求之、誤矣、豈有天下皆風、海內皆雨之理乎、尊天而親地、人之道也、故聖人貴土著、聖人之治、本於井田封建焉、高明象天、智也、博厚象地、仁也、聖人之道、一於仁、故仁政生於井田矣、

商賈轉徙、農桑土著、知仁屬也、海國貴魚、山國貴獸、水國貴禽、聖人制禮、以畜為牲、四海之內、可通用焉、非若魚禽獸肉偏于一方者比、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或曰、春夏學禮、樂、秋冬學詩書、此先生之時教也、唯詩禮或春或秋、可通用也、詩詠書讀、禮執樂樂、易玩、春秋觀、六經唯除書春秋外、皆不可考索焉、要之六者皆以

從容自得之、後儒率以迫切之思求之、安
得聖人之意乎、
詩書言也、禮樂藝也、易者禮樂之原也、春
秋者詩書之流也、寓理於藝、徵言於事、庶
乎六經相為用也、
古昔學者置身于詩書禮樂之中、自然造
其德而不自知也、聖人之教之術也、
六經唯樂經不傳也、然樂豈果有經乎、聲
容有譜、器物有度、是已、觀於儀禮、可以見

已、說其義者、傳與記為然、禮之經、既不言
其義、而樂之經、豈言其義乎、漢制氏、唯為
容而不能言其義也、不能言其義者、非所
患焉、所患者唯其譜度之有殘缺、與漢儒陋而不
能觀以知其義也、朱子以倪寬語為古樂
經之遺、既為失之、仁齋非朱子、而以中庸
天下之大本為古樂經之遺、又何踵朱子
之失也、要皆未免後世儒者之習俗哉、
余嘗謂聖人退以易一步法制作禮樂、是得其

本而未得其文也、聖人禮樂、文莫盛焉、其
夷狄不冠、尚質也、然尚^且黥面辮髮、不得不
文、自然之理也、服尚輕便、亦質也、然尚種
種新巧、無所底止、文之不可以已、若此邪
觀乎此而知聖人之文、以而有度、故其文
乃簡也、其音亦本齊楚越燕而
觀乎世俗之樂、而後知聖人之樂焉、今世
俗之樂有二、俗箏三絃、絲逐肉飛、宛轉曲
折、莫不如意、其近於人情、莫是過焉、一歌

一絲、亦何質也、質不得無文、故繁聲促節、
由是生焉、是兒女子所玩、故主近於人情、
已能猿樂、鼓笛噍殺、無應和之聲、止有節
奏、舞蹈發越、驅而赴節、是武人所尚、故尚
嚴法而遠於人情焉、武人為大君、富貴崇
高、不可無文、故美麗其服飾也、遠於人情
則倦焉、故婉容令色、尚於形似也、觀於兩
端、而古樂可得以言焉、聲有應、和有繆、
應者近於情、俗絃以之、一於情則淫、故輔

之以和。者協於義，務協一則不弘，故文之以繆。者成於仁，質不可以不文，故必敏聲促節。古樂八音六簧五絲，文矣，故其節緩。而無其美，其期於人。奏黃鍾，歌大呂，六變則天神皆降矣，謂其和也。蓋歌不變而樂變，由黃鍾而林鍾而大簇而南呂而姑洗而應鍾而蕤賓，於是與大呂相和也。奏太簇，歌應鍾，八變則地示皆出矣。由大簇而南呂而姑洗而應鍾，而應鍾

林鍾

黃鍾

中呂

而蕤賓，而夾鍾而夷則而大呂而蕤賓，於是與應鍾相和也。奏夷則，歌小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由夷則而大呂而蕤賓而應鍾而姑洗而南呂而太簇而林鍾而黃鍾而小呂，於是與歌相應也。天順行而地示人鬼逆行，所以貴天也。天地和而人鬼應，天則有地，在地則有天，在姜嫄無夫而生棄，是其所以殊歟。大氏朝廷房中之樂，歌奏莫不和焉。祭祀之樂，歌奏迥然若

不相干、至於六變八變九變而後始和焉、
所以敬鬼神也、
房中樂五調、而十二律設而不用、至於祭
鬼神、則莫不用焉、如師曠對平公、清角清
徵類、皆尋常不用者、
國語和繆注、以為變徵變宮、余謂和為隔
八隔六、繆則不拘、故不止於徵宮之變、商
羽角皆有繆、
明 = 德謂無好惡之蔽也、新民禮樂也、至

善仁也、傳分明言之、
大學、王元美以為子思作、然以中庸較之、
中庸條暢、大學稍樸、它若子夏詩序、公孫
尼子樂記、皆爾雅、而樂記、及緇衣坊
記、表記、檀弓、諸篇、皆不類焉、今不能定其
誰某、曾子門人、有樂正子春、孟子所稱述、
泄柳、申詳、公明儀、倫、豈必無著述乎、顏淵
仲弓、諸賢之門人、豈莫有湮沒弗聞者邪、
要之、諸書深得聖人之意也、

君子以安民為己任、天命之仁也、天命我
以仁、故君子以安民為其任、
君子以安民為己任、故曾子曰、士不可以
不弘毅、
明德詩書之教也、新民禮樂之教也、至
善仁也、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大學人君之
學也、仁者眾美之極、萬善之總也、仁者人
之安宅也、故曰止、邦畿丘隅、皆有安焉樂
焉意、

顧諟天之明命、天命我以明德而天命無
私故曰明命

湯盤銘語新民之功、貴無作輟也、蓋禮樂
之教、在成俗、故貴常久不息、
先君以來、有邦歲久、然天之命我為邦君
者、在先君則特于先君、在我則特于我、
自謂受於先君者、謬矣、故曰其命維新、
釋明德引大甲、釋新民引詩、釋止於至善
引敬止、人君之道、以敬天為本也、三代之

校恐校原稿按似按或按

道也

大學三綱領之次、當繼以三綱領之傳、而知止一節、當在丘隅段之後、此以沒世不忘也、篇首至此、意圓義盡、乃再覆明仁德、故次順逆八條目、次物有本末、次自天子至未之有也、次聽訟章、謂之知本、謂之知之至、乃釋格物致知、不佞竊按定錯簡者如此、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微有次第耳其

實工夫一時兼施、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樂六德、中和祇庸、孝友、中者、命律相飲、莫有少差忒也、和者、八音克諧、莫有少乖戾也、祇者、歛容調聲、莫有少放肆也、庸者、按譜依腔、莫有少竒僻也、孝者、謂不凌_上也、友者、謂不侵下也、鄉三物、一曰六德、二之材、成者也、達政知人、知也、脩身安民、仁也、窮神知化、聖也、舉

措悉當義也。惇、薦、懇、到、忠也。順物無違，和也。知之成材，可以為冢宰焉。仁之成材，可以為司徒焉。聖之成材，可以為大宗伯焉。義之成材，可以為司馬焉。忠之成材，可以為司空焉。為司寇焉。和之成材，可以為司空焉。知之成材，季札子貢管仲、范蠡之流也。仁之成材，仲弓展禽、子產之流也。聖之成材，老聃、季札之流也。義之成材，子產、子路之流也。忠之成材，子文、曾參之流也。和之成材，展禽、蘧瑗之

流也。柔敦厚詩之教，溫厚和。有似乎仁矣。書之教，疏通知遠，有似乎知矣。易之教，潔靜精微，有似乎聖矣。春秋之教，屬辭比事，有似乎義矣。禮之教，共儉莊敬，有似乎忠矣。樂之教，廣博易良，有似乎和矣。射仁也。御知也。書義也。數聖也。禮忠也。樂和也。周邵程朱諸先生，聖之成材也。

深沉善謀、達政知人、知也、寬裕有容、愛人
安民、仁也、清靜廉直昭曠遠覽、博古通今、聖也、剛決善
斷、執正不回、義也、惇篤懇惻、不遺細物、忠
也、卑謙冲謙、溫冲溫、柔、順物無違、和也、
周禮稱六德、以成材言之、孔子稱知仁、稱
知仁、勇、以學問言之、稱中庸之德、合六德
而命其至焉者也、易孟子稱仁義、稱仁義
禮智、以一人之德、分析而言之、
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

長發師者誤

原文焉似矣

即道本、乃古聖人道德之至、詩書所載、則
有初學者不可躡等、以至焉者、故學而識
之、存心不共、順師長之所教、循之以進焉、
故又曰、順行、以事師長也、曰二敏、德以為
行本、如地道敏樹之敏、隨其材之所近、以勉勉乎進焉、進德之
道也是勉焉、行之、訥於言而敏於事、有觀於朋之
益切磋之際、故又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孝
德、以知逆惡、乃古聖人人倫之道、莫至於
孝矣、父在觀其志、三年不改於父之道、故

其所受於師長、所得於朋友、己力之所能、皆有所不能為者、學者以此為心、則知悖逆之為惡、故又曰孝行以親父母、語德則以順師長為本、語行則以順父母為先、三德三行之次也、
臯陶謨九德、一曰寬而栗、二曰多誥、恂慄、非也、栗如栗冽之栗、言善斷也、寬裕有容、其失必優游不斷、故曰寬而栗、二曰柔而立、立謂特立也、柔順懿美、其失必隨俗汨沒、

故曰柔而立、三曰愿而恭、謂慎禮也、忠信質慤、其失必鄙俚不尊、故曰愿而恭、四曰亂而敬、亂治也、謂有才也、有才者恃才易急、故曰亂而敬、五曰擾而毅、擾馴習也、謂威儀閑習也、其失必圓轉不堅忍、故曰擾而毅、六曰直而溫、直言剴切、乏溫潤氣、故曰直而溫、七曰簡而廉、簡易真率、必乏廉隅、故曰簡而廉、八曰剛而塞、實也、有婉周密意、剛毅之失、必有愷疎脫害、故曰剛而塞、

九曰強而義、強勇也、勇而不義、必為亂賊、
故曰強而義、而康子曰、烟而塞、則實也、
書曰、克慎明德、朱子解及仁齋解、皆窒碍
不通、
古曰天明威、又曰天之明命、又曰聰明作
元后、又曰明德惟馨、又曰我思明德、又曰
明王、又曰克慎明德、蓋惟天為明、惟君法
之、故古昔稱君德、必以明言之、何必虛靈
不昧也、又何必光輝焜越、莫有不燭之謂

也、大學獨以無好惡之蔽言之、合於洪範
皇極之旨、可謂得其要而易學也、孰謂大
學非孔門之書歟、

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碁有陰陽消長之道、
局戲有處變保敗之道、智者事也、好勝則
敗、有仁者事也、故曰為之猶愈已也、

民知所嚮、不敢萌邪僻之念、是謂大畏民

志

帝遷明德、予懷明德、明 = 天子、明 = 魯侯、

皆不必深求其義、古者頌美君德、多以明稱之、光被上下、有緝熙于光明、此乃仁齋光輝發越無所不燭也、穆_二魯侯敬明_其德、明_二魯侯克明其德、皆謂措諸威儀事業也、故下文有敬慎威儀、既作泮宮、是所謂明之也、故_豈朱子所謂格致誠正之謂乎、豈弟君子、樂只君子、論語所謂仁者不憂也、二帝三王相傳相授、無非仁矣、孔子稱引詩書、可見孔子之道、二帝三王

之道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從心所欲、不踰矩、_二者先王之矩也、後世釋奠躋四配而公之、次十哲而侯之、甚矣哉、後王之驕其貴也、僭矣哉、後儒之驕其聖也、以一人之見而泝乎千百載之上、以黜陟之、傳其道、守其教、吾豈敢乎、神穆乎不言、吾而陟降之、神若或言乎、其謂之何、古者朝廷尚爵、鄉黨學校尚齒、未有外是二者而為之序矣、孔子坐、門人侍、皆

以其齒千載之下孰能易之夫子之神如在也。據家語子路少孔子九歲當為首漆雕開十一歲次之。仲弓冉求二十九歲次之顏淵顏淵三十歲次之子貢三十一歲次之子游三十五歲次之有若原憲三十六歲次之子羔四十歲次之。公西華四十二歲次之子夏四十四歲次之曾子四十六歲次之子張四十八歲次之子賤澹臺滅明四十九歲次之閔子五^十歲次之它若伯牛曾點宰我家語不著其齒史記

乃謂閔子少孔子十五歲子賤有若三十歲澹臺滅明三十九歲子游四十五歲証諸論語顏淵季路侍是顏子最長閔子侍側問_二如也子路行_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德行顏淵閔子騫是顏閔齒在子路之上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政事冉有季路其它或子路在先或冉求在先當是子路曾皙冉有三人同庚也諸子欲師事有若年齒當尊恐史記為優子游薦

滅明且曰文學子游子夏是子游齒當長
觀於魯微君子斯焉取斯則子踐年齒當
卑蓋家語為是檀弓曰有子與子游立是
有子年長仲尼燕居曰子張子貢言游侍
子貢越席而對是子張長於子貢今妄意
更定漆雕開少孔子十一歲顏子十三歲
閔子十五歲仲弓季路曾點冉有二十九
歲有若三十歲子張二十八歲子貢三十
一歲子游三十五歲原憲三十六歲子羔

四十歲公西華四十二歲子夏四十四歲
曾子四十六歲子賤澹臺滅明四十九歲
以上十八賢當侍坐於一堂而子思孟子
雖賢當位其下如宰我冉伯牛不可考而
伯牛止稱德行與惜其疾耳嘉言善行無
所著載宰我止以言語著稱而晝寢短喪
與田常為亂則二子不祀而可矣
歷代祀孔子議論紛如竊按齒德爵三者
天下達尊也尊孔子以德万世帝王所師

何藉爵也、當以稱先聖孔子、而不封諡為
是、三代禮樂、由孔子以傳焉、當在天子則
以天子禮樂祭之、在諸侯則以諸侯禮樂
祭之、為當、
左傳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
又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孔子
語仲弓以此、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思孟之於十哲、子行
也、神其享乎、

左傳成、轉引詩其德克明而釋之曰、照臨
四方曰明、是明德本義也、書曰、亶聰明、作
元后、中庸曰、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惟有
聰明之德、而後可照臨四方、故頌君德曰
明德也、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眾仲對
曰、敢不承受君之明德、宮之奇曰、若晉取
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臧文仲
曰、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
我小國乎、大史克曰、顓頊氏有不才子、不

可教訓、不知語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器、傲
 狠明德、以亂天常、臧武仲曰、且夫大代小、
 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
 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晏平仲曰、晉君宣其
 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
 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皆汎稱君德而已、
 不必拘明字矣、子魚曰、以昭周公之明德、
 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德之休明、
 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

德有所底止、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
 微禹吾其魚乎、孟僖子曰、聖人有明德者、
 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皆汎稱聖人之
 德而已、不必拘明字矣、要之有自來也、
 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
 德也、子產曰、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
 之、是以遠至邇安、孔子曰、夫享所以昭德
 也、不昭、不如其已也、皆言揚而明之也、非
 磨而明之也、

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
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
也信善哉審此言則非人我之謂矣謂己
之欲也

再按孔廟從祀顏閔仲弓子路冉有子張
有若子貢子游公西華子夏曾子子思孟
子十四人而足矣蓋取其討論道德微言
緒論傳後者眾也漆雕開曾點原憲子羔
子賤澹臺滅明其言行載于論語禮記者塵二乎

亡幾則不祀而可矣

左丘明商瞿公羊高荀卿河間獻王公孫尼子伏生穀梁

赤毛萇韓嬰賈誼董仲舒戴德戴聖孔安

國劉向揚雄鄭玄王弼先儒十八人祀諸

藏書之院而可矣

荀卿賈誼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周茂叔邵康節司

馬溫公張子厚程明道程伊川朱文公呂

東來胡康侯胡安定許魯齋吳草廬王陽

明丘瓊山先賢十八人祀諸兩廡而可矣

學記曰、大德不官、又曰、君之所不臣於其
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
弗臣也、况其非臣者乎、仲尼安可官、
大學之道、再見于學記、大當音泰、學校也、
大學之禮、天子視學、養老、世子與國人齒
讓、故曰在明、德於天下也、王太子、王子
群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
選、皆造焉、故曰在新民也、祭先聖先師焉、
明二帝三王之教、故曰在止於至善也、

自伏羲氏繼天王、四海以來、至軒轅氏而
後、厚生利用之道成矣、至堯舜氏、正德之
道成矣、聖人之道、莫以尚焉、故樂莫善於
韶也、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下也、歷夏商
至於周、而後郁乎文哉、聖人之道、大備
焉、故禮莫善於周也、然是豈一聖人之力
所能哉、聖以纘、聖智與智積、故仲尼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
首學而書、以稽古起也、聖人不自聖、稱述

古昔、豈唯至德之謙讓、而知義理之無窮而已哉、信眾聖之所傳而成焉、非獨智之所能及也、

故君子推其義而無窮焉、

詩樂春秋易、圓也、周流不居、莫為典要、書禮樂、

秋方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故君子守其典而弗失焉、

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易與春秋、

天人之道備矣、

諷詩崇禮、君子以之周旋、所以顯仁也、讀書觀春秋、君子以之脩省、所以顯智也、樂

藏用也、樂

以樂之、易以神之、所以達天德也、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所以取諸

詩之道也、觀於孔子聽滄浪之歌、則可以

見焉、

春秋有左氏、有公穀、又有胡康侯、易有王

弼、有管輅、關朗、有邵子、有程子、其義本廣

也、故詩易春秋、不若書與禮樂之不可移

易也、

孟子之後、有非孟子者也、朱子之後、有非

朱子者也、衆論所不允、要必有過焉者在矣、蓋孟子之志、在明道、朱子之志、在明理、古之所謂明者、必措諸事業、而曉然可以知焉、二子之所為明者、必施諸言語、以究其所不可言者焉、此其所以過焉者邪、孟子荀卿呂覽韓嬰賈誼、白虎通可以求六經之遺、傳孔氏之舊者有之、左公穀存諸十三經、孟子表章於宋儒、故荀呂韓賈白虎通、學者不可不以讀也、揚雄以下、皆以己意

言發揮聖人之道、雖不讀可也、

禮記諸篇、大學中庸之外、學記緇衣表記坊記、非禮家之所專焉、可以為論語之副也、樂記者、古所謂樂語之流也、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又曰、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此康誥本文、作新二字、前後再用、春秋戎狄之邦、錯處侯甸之間、是不以地也、有姬姓姜姓之戎、是不以種類也、蓋謂

諸侯不閑禮樂者焉耳、夷進於夏則夏之、夏退於夷則夷之、可以見焉、先王禮樂之教、俟其自化者如斯夫、

春秋列國大夫、明詩閑禮、進退以之、美哉懿乎、非後世所能及矣、秦漢而下、盖有媿於吾東方也、

先王禮樂制度律度量衡、至於六朝、尚有存者焉、唐始變矣、不啻詩也、

孟荀猶桓文之霸乎、揚雄王通猶之楚莊

先王禮樂

宋襄尚有存者也、宋儒之學、其秦漢而下、邪、井田封建亡而郡縣立矣、禮樂亡而性理興矣、

春秋之禮、西京質行、東漢名節、六朝風流、皆成一代之俗焉、猶之先王之遺也、唐而後無俗矣、

禮家之學、六朝時至為詳密矣、漢專門之遺也、至唐孔穎達作正義、而後古學掃地矣、是為宋學之漸也、

周之後、秦漢一變也、唐再變也、明三變也、
大氏皆應五百之運焉、六朝者漢之餘也、
宋元者唐之餘也、吾聞清不更明制、信矣
哉、
周之季、秦楚既有變之漸也、故漢變周制、
而多襲楚秦焉、六朝之時、跖拔宇文既有
變之漸也、故唐變漢制、而多襲魏周焉、宋
之季、金元既有變之漸焉、故明變唐制、而
多襲金元焉、

殷因夏禮、周因殷禮、至秦大變矣、唐因漢
禮、明因唐禮、若有繼明而興者、則當復大
變矣、

古云、樂正崇四術、孟子稱仁術、稱聖人之
術、教多術、荀子稱道術、漢時有儒術經術
及不學無術之語、及於詐術權術等語興、
而後學者始諱焉、及於宋儒愈益諱焉、殊
不知道者衆人所共由、而術者聖人所獨
運、詩書禮樂是也、辟諸醫、張仲景處方、孫

思邈傳禁方、以至和濟局、皆莫非方焉、東垣潔古所立、豈庸工所能為哉、丹溪明理之說出、而後古方悉廢矣、甚至活套加減、其拙乃極焉、氣虛四君子為主方、血虛四物、痰二陳湯、頭痛加某藥、咳嗽加某藥、要之不學無術、私意妄作、莫甚焉、後世學問政治、亦唯是已、以此見而解詩書禮樂、亦猶吳崑方考類耳、雖然微宋儒、人莫識其義、丹溪之功亦偉矣、祇人見其說理精詳、

而謂聖人之意止是而已矣、神医之意止是而已矣、持此而足以盡天下之理也、是學者之罪、而非程朱丹溪之罪也、由是而益精以求聖人之意、則庶或得道術之妙也已、以今而觀運氣之說、宜若不足觀然、古之時、鑿小技也、學於其師而已矣、何以能旁窺易範造化之妙乎、故古神醫作為此書、以俾識六淫之疾焉耳、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周禮
師氏、孝德、知逆惡、此意也、善 = 惡 = 直道
以行之、天下之通義也、然必知孝之為德、
若斯其重、而後仁可學矣、故師氏三德、至
德、敏德、盡焉、而又加之以孝德、先王之道
本自如此、而孔門尚仁、所以為先王之正
宗也、後世淺心短見、所能及哉、
君子務本、立而道生、辟諸草木、根培而枝

葉茂、猶之家國、天下以脩身為本焉、夫仁
一而已、若必以仁為孝弟之本、則夫子不
曰、吾道一以貫之、若必以孝弟為仁之本、
則夫子亦不曰、吾道一以貫之、祇仁大而
孝弟小、故以孝悌為仁之本、
湯及尹躬、咸有一德者、仁也、仁則一、不仁
則二、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可以親
父子、可以協君臣、可以一天下、是無它、一
故也、

巧言令色之人、少有仁人、天下之大、氣質
萬品、豈可以吾一人之見、而必其無也乎、
故曰、專言鮮、則絕無可知、或謂心中少仁
者、非也、仁無小故也、
吾日三省吾身、荀子三作參、而察之、
義也、荀子無三者之目、
三省不作三次之解、本於程子訾邢七語、
此自一時之語、豈可為據、
道千乘之國、道去聲、導也、訓治者、導使知

嚮治之本也、若其至者、有禮樂在焉、武城
小邑、夫子尚悅其以禮樂、况千乘之國乎、
敬事者、敬^國事也、天吏而王命也、故敬之、
既以其為天吏而王命也、而敬之、豈可失
信乎、節用、愛人、皆由此而生焉、節用、儉也、
愛人、惠也、使民以時、義也、敬天、仁也、故四
者、仁之目也、

謹而信、謹者、謹於禮也、

賢、易色、變易顏色、與竭力致身、語勢相

類為優、易其好色之心理、長而語不穩、
學則不固、作固滯義、與上文一反一正、語
意不倫、集注為優、

忠者、懇到周悉、無所不盡也、信者、行不爽
言、若合符節也、盡己以實、似不暢、
傳不習乎、朱子解傳如學、古註以不習之
業而傳之人也、傳義為穩、大氏傳字可屬
之師、而不可屬之弟子也、為人謀、與朋友
言、皆以我言之、傳獨不屬我、朱注不順、

敬事而信、千乘之國、上而有朝聘會同祭
祀軍旅之事、下而有學校民社之事、皆天
之所命、王之所勅、先君之所傳、而君之職
也、故敬而不敢慢侮、慎重之至、發號出言、
有如金石、是治國之本也、財、天物也、人、天
民也、時、天時也、節、之愛之、以時、所以敬天
也、朝聘會同、宗廟軍旅、學校民社之事、財
用、人民為重、故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次
第如此、朱注止以民事言之、似不盡、且六

經敬字皆本於敬天是亦主一無適之本也朱子只以主一無適言之使學者無所捉摸矣謹而信謹者慎其言行不敢苟也信者行如其言也朱注分配言行失之牽強孝弟者弟子之職也謹信者持身也愛衆親仁者接人也三者日用之常也餘力學文以求進德也

賢易色章觀人之法他邦他邑之人吾

未諳其平生也今觀其能如此焉人或謂其人未學矣吾則不信子夏之言語意如此詎有廢學之弊哉

賢易色古注朱注皆好賢有誠也易其好色之心語意稍未穩非有攷証則未易從其解變易顏色古書率有如此者愛慕之誠形於顏色甚為穩當君子不重則不威以學則不固故主忠信所以進德也然必以友輔之

禮之用、和為貴、禮者先王之禮也、其為體
 甚嚴、等差節級、不可得而踰矣、然行之
 道、以和順為貴、用行也、故下文有有所不
 行、亦不可行也、之語、大哉、聖人之道、洋
 乎發育萬物、優二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皆有和順意故先王之道、其所以為懿
 美者、皆在於禮和順、而小事大事、莫有不由和
 順而行者也、
 言可復也、復訓踐言、人或訓復禮為踐禮、

復反也、本無踐義、凡人所行、行其所言、本
 當如此、有時而言與行離、悟則復其本、故
 訓踐言為復耳、非訓復為踐也、如復禮、只
 是復其常也、君子踐禮、常也、有時而離、欲
 引之也、悟則復其初、故曰復禮、易曰、反復
 其道、顏氏之子、不遠而復、皆此義也、後世
 訓禮為天理、仁齋遂有流于老氏之疑、
 湯武反之、亦復義也、
 告諸往而知來、往者無諂、無驕、子貢所能、
古語、夫子

故曰往來者樂好禮新義子貢所未能夫子故曰來樂好禮之義自夫子發之而子貢知其由知未言無諂無驕而生故引詩以明之夫子不訾其不待夫子而知而與其由夫子之言而深知也朱注知義理之無窮泛然未切為政以德其有政也審矣道之以德道千乘之國章是也天生德於予知天之語也天意未定故孔子歷聘七十天意已定故孔子刪述六經

若解以所以當然之故則猶淺矣湯武之放伐非知天則不能天與人殊倫物與人殊類故知天盡物性豈讀書知其義類哉以有心遇無心以靈遇頑有至焉有不至焉理之常也然方其至焉則明如觀火故曰知曰盡不踰矩禮也無違謂不背於禮色難覲乎此則易色訓顏色為是

有酒食、先生饌、飲食者人之大欲也、故祭鬼神、享賓客、皆先飲食、舍己所欲而薦諸人、愛敬之常情也、故仁克己為大、

曾是以為孝乎、曾乃也、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非勸解之勸、欣歡而不怠於事也、字從歡從力、

林放問禮之本、本始也、古書率然、

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雖古註不可易、

忠信、禮之本、人多謂禮虛文也、故以誠實

ケス
ハカラ
ス

為本、果若其說、本與文離、大共古人之意也、忠者盡己之謂、懇篤周悉、無所不盡、是繁^文縟節之所由生也、信者不爽如金石、是禮之所以固執而不敢違一節也、

忠信者、禮之本、以禮之施於接人者言之、如威儀、則德之光輝也、

左丘明、古聞人也、程子此語、謂左傳巧言之流邪、其言蓋本諸韓退之浮誇之譏也、韓去陳言、而葩藻遂喪、其謂之浮誇、亦宜

哉、宋玉微言、嫺之於師、丘明史也、嫺於辭、故其尔雅乃然、是何病其質行乎、屈原非巧言之士矣、世疑姚廣平者、亦以其行徵諸文章、可謂強也、

竊比我老彭、老聃也、註謂殷賢大夫、夫我者親之也、竊者尊之也、孔子學禮于老聃、其言宜然、果為殷人、則五百年前、人豈稱我而親之乎、但世所傳道德經、乃關尹所錄、而其棄聖絕智類、決非老子語、家語曰、

終日言、不在充之中、是以知之也、此類非關尹增飾、則莊周輩所為也、莊周尊老子、過於聖人、奉以彌令于諸子、後世老子之學、乃昉于莊周耳、其它道可道類、老子或有之矣、觀於後世邵子、其質行若此、其尊信孔子若此、而其言或有過於高遠者、如周程張朱亦然、大氏聖人稱人、苟有一善、則必稱之、何必諱其為老聃哉、足則吾能徵之矣、孔子祖述堯舜、稱引詩

書、聖人之不自尊也如此、故子思發三重之義、禘合天人、合古今、仁之至也、唯仁可以合天下、故其於天下、易耳、臣有貴賤大小、故使臣以禮、君一人而已、故事君以忠、者禮之本也、臨下易略、故以禮、事上易欺、故以忠、擇不處仁、焉得知、知仁一道也、故知者、之於仁也、凡天下之物、無以尚之、里仁為美、恐是古語、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小人細民也、君子而有細民之心、謂之小人、君子貴約、學之道、非約則不可習矣、習乎約而有得焉、然後博可用也、德不孤、必有鄰、自然之道也、信矣哉、君子貴自得、故事君朋友皆不數、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子欲無言、皆是物也、曾無君子、斯焉取斯、何啻厚道哉、學問之道、本自如此、

孝經誠有可疑者、朱子刊誤是矣、然周官
師氏三德、至德敏德、盡矣、必參之以孝德、
古聖先王之教為然也、曾子門人集錄仲
居之言、以作孝經、有所本自哉、漢儒^乃有作
忠經者、妄矣、夫子曰、有不知而妄作者、吾
無之、三傳以至曾子門人、猶有仲居之遺
風邪、

古有神主而無木像也、夫人死而形神離
矣、體魄歸於地、墓而不祀、何為故、人生而

有飲食之、死而弗食、其食與不食之故、以
有神與無神也、迎神於廟、而飲食祭之、食
於神也、故唯有神主耳、吾聞之、仁齋論夫
子之祭、而以像為善焉、其言曰、為有所觀
感也、陋矣哉、然古亦有此意、畫古聖王哲
相及亡國如桀紂者于廟壁也、是不啻其
像、併畫其事故有所觀感也、今塑像易主、
形焉耳、尚何有其事乎、苟以其形焉耳、則
孟子猶曰、我不異於人也、夫以夫子之聖、

而其像豈殊於人哉、若以唐宋之封、冕旒
之義、而誇觀於人、則何以勝於佛氏也、佛
氏之塑像也、以非常之身、而畏民志焉、彼
雖陋乎、尚有以也、吁、仁齋之言、不佛氏若
焉、且也、父母歿而祭之、子豈忘其形乎、然
尚主之、先王之於父母、其情豈不至乎、今
欲勝先王而佛氏之不若也、况後學之於
孔子、何有於其身乎、
仲尼祖述堯舜、曰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故

書之言稽古者、堯舜典大禹臯陶謨耳、
書之有典謨、猶詩之有二南、易之有乾坤
也、學者讀乎此、則百篇雖多、思過半矣、
帝堯曰放勳、放大也、勳功業也、孔子曰、魏
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魏二乎、其有功
業也、煥乎、其有文章、仁之謂也、欽者、敬天
也、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是其大者耳、是義道
也、武王實始、至於湯族之、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
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泰誓曰、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曷聰明、
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故天命之元后、俾
主下民、欽若厥命、以奉天職、帝王之道、莫
不由焉、故欽天者仁之本也、明者克明俊
德也、天無私照、人君則之、傳曰、民之所好、
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謂之明、德、說命
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謂無好惡之蔽也、
苟有所蔽、雖跬步行乎哉、明德煌煌、達于
四海、故臯陶作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禹作皇極之敷言曰、無偏無
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
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遵道、無黨無
偏、王道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明之謂
也、故明德者仁之道也、文者禮樂文章也、
舜典所載、煥乎無非帝之文章、故曰重華
協于帝、故文者仁之著也、思者帝之心也、
洪範曰、思曰睿、作聖、故古先聖王未有不
深思遠慮焉者、獨吳季札聽唐而曰、思深

哉、憂之遠也、孟軻^獨、贊周公曰、思兼三王以
 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
 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帝道^{莫備}成於帝堯、王道
 莫備於周、故獨以思稱也、蕩^平乎民、莫能
 命、故堯之功業文章、可得而見矣、思則不
 可得而見矣、其可見者獨於讓邪故天高地卑者、欽也、懸象著
 明者、明也、草木區以別者、文也、無大不包句崩畢違
 者、思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安也、天
 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焉、堯任百揆、任舜

試、鉉則試、殛、鉉則殛、允恭也、四時代叙、不
 居其功、堯以禪舜、^{以禪禹、克讓也、欽若}
 上天、明臨下民、文著于外、思運于內、安^安
 則、久^悠恭而無為、讓而弗居、是以蕩^平乎民
 莫能名、光被四海、格于上下、故仲尼曰、惟
 天為大、惟堯則之、故人君之德、莫盛於帝
 堯哉、
 書贊帝舜曰、重華協于帝、贊大禹曰、文命
 敷于四海、^祇承於帝、重華者堯之文章也、文

命者舜之文教也。古昔稱帝堯以仁，稱舜以知，稱禹以功。舜之濬哲，在知人焉。協于帝仁，其知人在安民焉。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故舜之濬哲，協于帝仁。仲尼曰：博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是禹之所以祇承歟。天無不包，地代有終，故舜之知禹之功，莫非堯仁也。難於知人，則登庸舜，病於博濟，則命咨禹。然後二十二人官而九州平，豈果不能知人哉。豈果不能博濟哉。雖然

上與恐有誤

若是其艱難也。堯之深思遠慮，可得而言矣。仲尼曰：大哉舜禹之與天下也，而不與焉。言協與祇承也。故三后同稱大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是唯言堯也。故堯之仁不可及已。洪水作阻，文命有所不敷焉。地平天成，然後文命敷于四海。禹之功也。堯舜稱德，禹稱功。臯陶唯布其謨，典謨之文，其猶化工歟。

欽若皇天、歷象星辰、敬授人時、足矣、而又必分命義和、宅四方、堯之思也、萬世之後、世修歷象、愈明愈詳、終不能必其無忒、乃始識聖人之思哉、
 堯舍其子而授舜、復舍其子而授禹、歷三聖而後、帝功成焉、堯之思深遠哉、
 欽天堯也、官人舜也、平地禹也、
 欽明文思、聖人之德之大也、故繼之以安、
 安、聖人之德、盡于此矣、允恭克讓、由思而

二典三謨可以盡乎書矣

生焉、堯之所以異於舜禹者、允恭克讓可見耳、舜之協于帝、禹之祗承于帝、舜與堯協其德、禹奉而行之、欽明文思是已、若夫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舜之所遇者殊也、思曰睿、作聖、未有聖人而不深思遠慮者也、然吾讀典謨而見堯之思焉、讀周官而見周公之思焉、讀六經而見孔子之思焉、是其德與所遇者為然、故堯始之、周公成之、孔子傳之、故曰祖述憲章、

舉二典三謨而帝堯之德包之矣曰仁而
已夏商周之書皆祖述堯舜故仲尼祖述
堯舜也萬代帝王憲章文武故仲尼憲章
文武也何則德莫盛於唐虞禮莫盛於周
也古今人才之盛亦唐虞與周而已聖人
豈有升降惟時為然自有生民以來未有
盛於孔子亦時為然
德莫大於仁道莫備於禮故曰克己復禮
為仁故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疏通知遠者思也帝王之道思為貴焉故
易繼乾坤以屯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堯二女嬪虞九男事之允恭哉
堯典無非仁矣然不言仁矣唯於其舉舜
而可窺其一斑焉孟子有見乎此焉故曰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典謨不言仁矣獨見於臯陶好生之德亦
以其為士也
臯陶之德亞於三聖曰在知人在安民之

二言^者盡為政之要、乃知仁之大者也、九德天叙
 天秩、自臯陶黜之、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
 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能不伐、天下
 莫與汝爭功、禹德其盛矣哉、故仲尼無間
 然、則非臯陶諸賢所能及也、
 大禹謨益稷、先儒以為一篇信矣、終篇以
 夔樂成功也、臯陶賡歌樂而不荒、至矣、
 書百篇、惟舜臯陶伊尹傳說、周公箕子、其言明

備、蓋帝王之師也、

殷之尚鬼、豈昉巫咸邪、

執原文

周官^公作周官、豈執觚作其書乎、特定其制

耳、後世六官、輯錄其所掌、輯而成書、故其

有精有粗、冬官之亡、蓋久矣、冬官典邦土、自周之東

遷、已失其職也、故不傳、

俾祭祀賓客、尚奠雁、歟、山國安乎享也、俾

尚麇兔、歟、水國安乎享也、故聖人制禮、尚

牛羊豕芻豢以牲之、何適不有、故聖人制禮、達諸四海、詩書義之府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禮樂者、德之則也、不知不識、順帝之則、大學之道、見于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云云、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可見未嘗分大小學矣、朱子大小學之說、本諸賈班二氏、而二氏以大節小

節大事小事為言、未嘗分理與事矣、且大學之道一句、說先王聖人所以設學校之意而已、朱子以為教人之法、乃不與學記合也、大學之教、詩書禮樂、大學之法、豫時孫摩、見于學記、此外豈有三綱領八條目者哉、且學問之道、豈有大小、當據學記為學校之義已、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四句、孔門說禮之言也、其言或出於孔

子或出於先脩、皆不可知矣、大氏禮記中
說禮意者、後儒以其無子曰字、而槩以為
門人及漢儒之言、然其言皆平生精粹、包
括莫遺、段使其出於漢儒、亦必孔門相傳
授古聖人遺意、學者當尊信遵奉、不敢違
背焉、若此四句亦然、三在字、如書所謂在
知人在安民之在、語意如言古先聖王所
以設^大學之意、唯此三者而已、學記及此篇
所說大學之道、皆不及成就人才之意者、

古者作人之道、大司徒師氏所掌、其權專
在師儒、而有人君所不能與焉者、夫然後
王政雖衰、六官雖隳、而教法長存、師道恒
尊、而人才藉此可育、足以植王國而舉廢
政者、先王深意、盖有若是焉、嗚呼、以先王
之聖哲、而尚且不得與於學校之政焉、其
所以然之故、則祖宗典章、王公卿士所守、
二帝三王道術、師儒所守、其所重者、殊也、
深矣哉、朱子於序中、盛言君師一職、是或

一道然亦不可驟說焉

大學之書專就大學有養老告言釋奠獻
俘之礼人君躬親臨之而說先王所以設
大學之意故古之欲明德於天下以下
專為人君覆說明德之義焉程朱二先
生以為三代學問之法者誤矣大字音泰
為是專指王宮國都之學而言之非對小
學之大學也庠序學校是本名如賈班二
氏所謂大學小學則乃以塾序學總謂

之學而漢儒權立之名以言大人小子所
學當有大小之分也若古必有大小學之
分則論語何必有子游子夏之言哉且漢
去古不遠稱天子之學而曰大學是必有
所自矣况養老告言釋奠獻俘皆非鄉庠
術序之所得而有乎
二帝王在之道在大學焉非人君所得而
私者也故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
道而行也先王之心光明正大亦若是矣

故其於道也、與民共之、是故人君臨學、釋奠養老、乞言獻俘、雖世子之尊、亦與國人齒讓焉、故曰在明、二德、明德者、人君之德也、周書曰、稟聰明、作元后、中庸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故左傳諸書、泛稱君德、謂之明德、亦有不必拘明字者焉、然其所以然之故、則君德以明為本也、而其所謂明者、其要在無好惡之蔽也、觀於此書下文所言而可見焉、初余求明德之義、而不得其

要領、反求諸下文、如好二色、如惡二臭、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諸章、絜矩之義、偏僻之害、民之所好、二之、民之所惡、二之、而後恍然如發蒙焉、然後旁証之於二帝三王之書、無往不合也、且如洪範皇極之敷言、不出於無偏無黨之義、可見人君之德、是為至極、而明之為君德、亦唯是物已、程朱二先生、天理人欲、虛靈不昧、亦不外於此意、而其言極於精微、略於行事、而不

若以無好惡之蔽言之，親切著明焉。上
明字，揚而明之，使民曉然不惑之義也。中
庸明善之外，古書所言皆如此焉。非磨而
明之，義也。言人君所以立大學，養老乞
言，釋奠獻俘，皆于是行之。而與民奉此道
者，乃其光明正大，無偏無黨之心，舉而揚
之，以俾天下之民，曉然知其無好惡之私
與民共奉此道而行之天下，無好惡自私
之意也。

無好惡之蔽，何以當於聰明睿智也。天聰
明，自我民聰明，天尚且然，况聖人乎。民之
蚩，何以能然也。民豈莫有賢愚，盖衆之
所同好，衆之所同惡，有非一人之所得私
者焉。孔子曰：民之生也直，又曰：斯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此皆以其所同
共者言之，故明也。道也。仁也。一以貫之，聖
人之言，左右逢原，無適不符。至哉大哉，故
予斷以大學者孔門之旨也。

大學釋明德、若以聰明睿知言之、以仁言
之人、君聞之、必生畏縮之心、故以無好惡
之蔽言之、而二者皆在焉、可謂至言、如朱
子虛靈不昧、仁齋光輝發越、非不精微、非
不廣大、皆泛然不切於行事、而其弊乃有
不可勝言者、矣學者審諸、
祭義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又曰、是故鄉
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
此由大學來者也、皆音泰、

仲尼閒居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
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是大學之道、在明德也、
古者學校、之也教人、也學正崇四術、立四教、詩書
禮樂是已、祇此書、專為人君言、而學校教
人之權在師儒、故不言教人、而言新民也、
大學者、風化之本、禮以成俗、樂以易俗、此
之謂新民、古先聖王所以致太平、其術在
是焉、孔子曰、民可使由也、不可使知也、至

矣哉、後世程朱諸先生、乃謂使天下之民
皆有以自明其明德、有是理而無是事焉、
果其言之是、則~~也~~^世雖無~~也~~^{聖人}之教
亦可矣、此觀乎為仁由~~是~~^己舜何人哉等語、
而推其理以被凡民也、此皆豪傑士立志
者、而非所以求於民也、且新民為綱、齊家
治國平天下為目、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
豈容目之為民乎、
是故君子莫^所不用其極、
者皇極也、謂無

偏

好惡之偏也、人君以此心而行禮樂、否則
民不從焉、
其足以新民、

至善者、謂二帝三王之道也、其教詩書禮
樂、其道仁、此乃歷代聖人所傳授、眾美之
會、精粹之極、舉天下之善、莫是尚焉、故謂
至善、蓋歷代聖人深思遠慮所成就、豈一
聖人之身、數十年之智力所能及哉、故雖
聖人亦奉而行之也、止者安處之義、如民
之于邦畿、鳥之于丘隅、蓋仁者人之安宅、

民之所安處也、大學設而禮樂行、然後民
得安處於仁焉、而可以人不如鳥乎、即擇不
處仁焉、得知之意、為人君止於仁、至善之
為仁審矣、盛德至善之不可諉、至善之為
先王之道審矣、道學自脩、恂慄威儀、謂先
王之道、若斯其備、莫復以尚也、如朱子以
為事理當然之極、固然、古聖人深思遠
慮之所成就、豈唯當然所能盡耶、夫人孰不
知至善之為至善乎、意取而行之、段使精思而明辨其豈能免

夫性質之偏、與習俗之蔽者、幾希矣、唯學
校立而二帝三王之道存矣、是道也、歷世
聖人遠思深慮、以究其智巧之極、所成就
焉、天下萬世之規矩準繩也、由而行之、萬
民之所安處也、故曰在止於至善、
子曰、雍可使南面、觀于此、荀子所稱子弓
是也、荀子不廢禮樂、王者之道、必其徒之
傳焉、
聚生員于學、古蓋無之、

諸災祥、猶之鑿家色脉也、是為吉、是為凶、
是為生、是為死、具于星經脉經、然鑿有能
懸中者、試而知之也、獨災祥不可得而試
矣、故傳星經者、亦不能懸中也、以其不能
懸中、而謂災祥妄矣、豈理也、故仁齋者廢
色脉以談鑿者也、

本立而道生、生者其來不可禦也、後儒多
謂^如母子之生、故不可得而通已、
禮之用、和為貴、此^一句^呼下^意、先王之道斯

為美、小大由是、此二句言禮也、有所不行、
此一句言禮若是其重、而有所不行、故和
為貴也、曰美、曰小大、由此古來言禮皆然、
非言和也、有所不行者、不知和故也、故下
文曰、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亦字可見、

無違、謂不違親心也、如^又由^則敬^而不違之
義、此孝道之常也、孟懿子問孝、孔子以其
常法語之、既語之後、乃慮其僭禮之家、一

以無違為孝，則有傷臣子之道。孝非其孝也。故語樊遲以發之，使以禮為孝之則焉。語勢自如，此不然，則夫子當首語之以禮。何必先為此歇後語以故難人哉？先王制事親之禮，無違親志之道，莫至焉。世儒多謂聖人無失言，若以無違為無違親志，而後遽舉禮為言，似補過矣。殊不知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更則仰焉，大矣哉！
孔子川上之歎曰：不舍晝夜，昭昭哉！程朱

道體之鮮，宜若莫尚焉者，乃孟軻曰：原泉混混，余觀有子之言曰：本立而道生，也者，莫有所使之而莫之禦也。孟軻違孔子之時，不遠也。師弟子授受不失其義者，蓋如是夫。
先王之道，莫適而非安民。孔子蓋自之以仁，俾學者求之，凡所謂仁者，謂其所言所行，合乎先王之道也。
子曰：依於仁，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依

與違字義相反故有依違語
詩無廢予子憎毛傳朱註皆不成語予一
作與蓋平聲無廢與三字語辭猶毋寧
詩之一經後世學者皆不得要其領焉蓋
六經各有六經之情狀而一槩以求之不
可得也先王之教詩書禮樂禮樂事也言
唯詩書而書者古聖賢大訓具在焉上自
天子諸侯下至士大夫所以脩身從政之
道求諸此而無復遺焉乃聖人何故而又設

詩之教也詩者亦唯如後世之詩也已其
所言不必道德仁義未足以為訓戒蓋泛
濫無要未有過焉者然上自天時下至人
事土風民俗鳥獸草木零細悉備而又諷
之詠之興焉觀焉優柔厭飫體諸人情故
古之學者所以遜其志和其氣開意智廣
理義自諷者亦未有過焉者故書主君詩主民
書道德詩情能書立其大者詩不遺細物高明象天書之
德也博厚象地詩之德也此古先聖王之

教所以詩書並設者歟、故後世說詩必傳
之道義者、儒家之說也、非先王孔子之舊
也、試讀後儒說詩者言、其所傳道義之訓、
塵_是乎不盈掬焉、何不若其它書易春秋
禮樂廣大精微可觀者比、若後儒之言果
是邪、則先王何不別施切要之教而設是
迂濶之言也、故出口必仁義道德、以聒人
耳、以此為聖_人之道者、思孟子以後、儒家者流
之說也、非先王孔子之舊也、近歲伊藤氏

似微窺此意、然其說亦未免於理學之弊
矣、其言曰、詩者聖人遊戲三昧也、又曰

古人樸學、何有是黠智

哉、

王逸謂屈宋傳詩之教者、其所見勝於朱
子遠甚、

後儒又不知春秋、蓋緣杜預誤之耳、大事
書諸策、杜預以為經、非也、予意其文如今
左傳、觀於秦趙會澠池、使其史書趙王為

秦王鼓瑟類、可見已、若果如春秋之經、則不近人情之甚也、小事簡牘而已、杜預以為傳、非也、傳所載皆國之大事、豈得謂之小事乎、所謂小事者、一官所掌、或兵、或食、貨、或賓客會同、或祭祀、其儀文末事、書而藏諸其官、乃簡牘已、要之國史所掌、皆大事也、周禮諸官、皆有史、其所掌、是謂小事、至於春秋之經、則孔子所作、故曰孔子作春秋、孔子作春秋、以立屬詞比事之教也、

蓋舊史之文、繁焉、如今資治通鑑矣、非一日可了、故成敗治亂得失之迹、紛如也、孔子作春秋、簡嚴其辭、使前辭與後辭相屬、前事與後事相比、而後以彼形此、互相映發、二百四十年之事、瞭如視掌、此孔子所創始也、周公在國初、未更世數、雖聖不及此焉、至於孔子、則生於五百年之後、師老聃、觀載籍、飽識治亂得失之故、故能作焉耳、

孔子作春秋、簡嚴其辭、凡亂臣賊子所以
艾其奸者、以繁辭也、簡則不可得而艾之
矣、如趙盾弑晉君是也、故懼、
片言可以折獄、蓋古語也、折獄不在多言
也、孔子引以稱子路、
詩書禮樂、教之常典、周公所作也、周公生
於國初、得其位、故其所作、止于常典、易、
象、不過於以道義、傳卜筮、而春秋亦唯監
戒耳、孔子生於衰世、不得其位、故贊易以

明消長進退之道、以蕪天人之祕、禮樂之
原、修春秋以列盛衰得失之林、以正王伯
夷夏之辨、示時中之權、蓋聖賢之在衰世、
世或用焉、不無救時之政、也而不用焉、那則
以竢王者夫、
叔達曰、新民必在開國之君、故大學親民
為是、
私淑字、見于孟子者二、古注其一、以私善
釋之、其一、謂私獨也、淑善也、艾治也、獨善

其身以治、二者義歧矣、朱注謂不親受教
而私得諸其徒也、其義稍通矣、然有若時
雨之化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
皆自師言之、而私淑艾獨屬之弟子、為不
倫矣、愚按私淑者、相厚善也、屬諸師亦得、
屬諸弟子亦得、艾治也、謂作成之也、自師
言之耳、五者之序、時雨之化、泛然者也、古
注、大者大生、小者小生、極是、朱子獨以顏
閔為時雨之化、非矣、成其德、達其材、師蓋

留意焉、然因其固有者而成之、達之耳、答
問者、授之業也、益詳焉、至於私淑艾者、則
最厚善以作成之、教之至焉、此五者之序
也、世儒謂師之於弟子、無親疎之等、謬矣、
人之相交、有親疎、有厚薄、自然之理也、此
觀於君子不私其子、及來者不拒、去者不
追、以誤耳、君子不私其子、語其心也、來者
不拒、去者不追、在孟子時、家倡其學、人立
其教、故云爾、吾未得為孔子之徒也、私淑

諸人也、諸人謂孔子之徒也、孔子之澤未
斬、而我與孔子之徒厚善、故得其道以傳
之也、
默而識之、不言而喻也、故下文曰、何有於
我哉、謂不容力也、教而不倦、學而不厭、皆
欲罷不能矣、朱子以為謙辭、非矣、又以謂
近禪、亦非矣、先王之教、詩書禮樂、如時雨
化之、大者大生、小者小生、皆自得之也、故
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後世

以義理為學、以講說為教、安識此意、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大小之
分、賢不賢係焉、故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
可也、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禮也、聖人制禮、而
曰、天秩有礼、故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
巧言令色、鮮矣仁、朱注以為內外之辨也、
予則謂大小之分矣、
曾點之志、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孔子所以

與也

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說者未得其解矣、盖宮室食服財貨、以至政事道藝、人之所生、夥矣哉、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出生之死者、亦^十有三、謂皆三分之一也、如痘疹有順險逆三症、林解非矣、

老子三寶、及治大國如烹小鮮、至言哉、聖在六德、居其一焉、盖藏往知來之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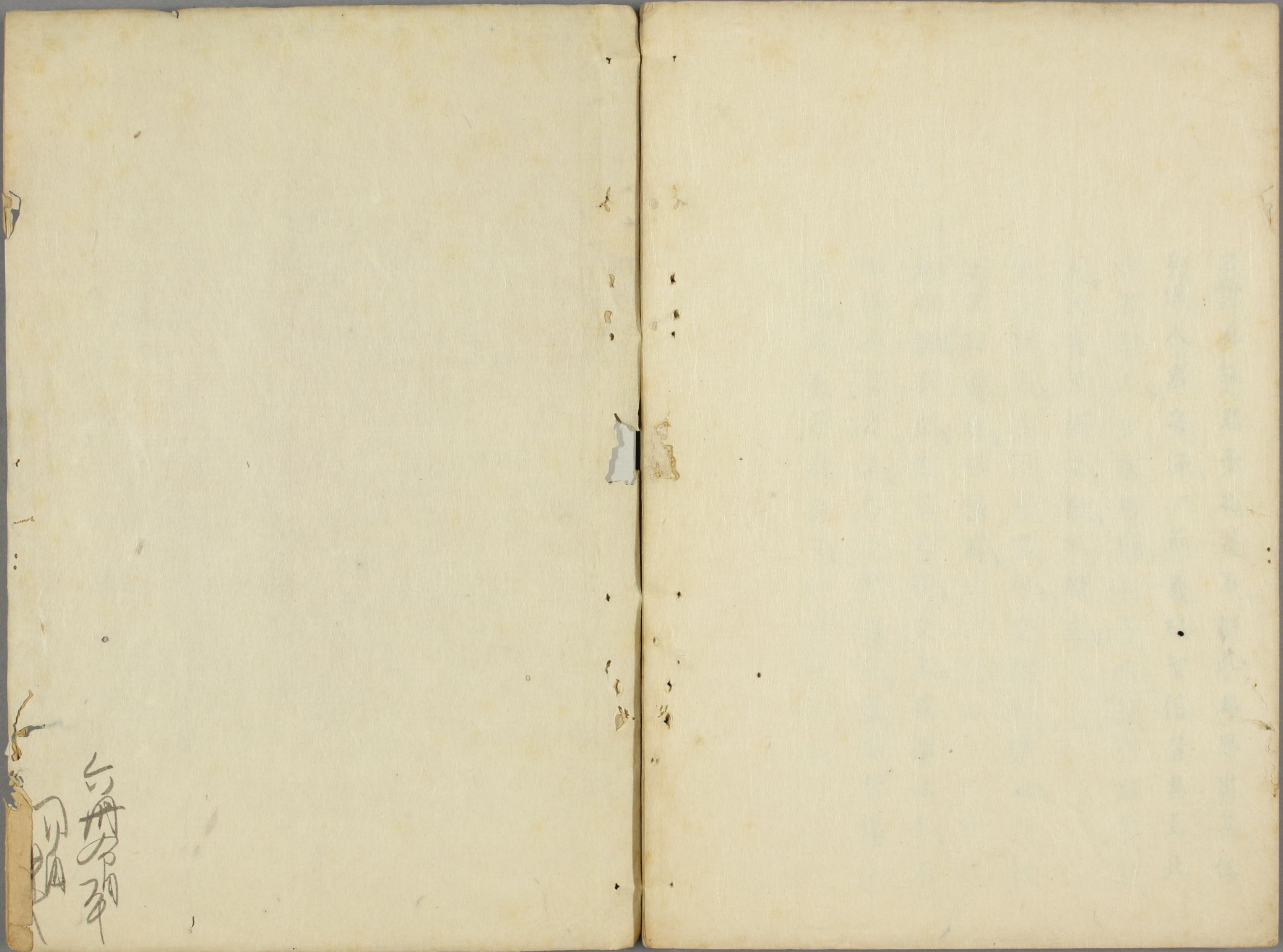
作者謂之聖、非合六德者不能矣、然作者必藏往知來、故謂之聖也、至於孟子、迺謂夷惠為聖、盖命其至者耳、而與作者之聖殊矣、吾未知聖人而無事業者有諸、

作者七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盖黃帝以前、孔子不取也、
改物新民、自湯始、作者哉、
孔子歷聘七十餘國、若得中材之主而相之、則孔子之願也、故孔子深與管仲、而何

止管仲之所為而已哉、故孔子小管仲、蓋
惜焉、皆自道也、
古昔聖人、必有賢輔、孔子唯顏冉路貢數
人、天喪天祝之歎、可睹夫、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謂禮樂也、所謂
先王之道也、非謙辭、
物相錯曰文、先王之道、文也、故道也者、不
可得而言之矣、言一則遺一、孟荀皆傷乎
言也、故夫子欲無言、

矣、則人畏之、
之、則人畏之、
而、
皆、
其、

之謂也。故君子之道不以此為思出其位
矣。但人君之任，而義禮智信皆具焉。此
古昔聖人必有賢輔。孔子唯顏冉路貢數
人。天喪天祝之歎可睹夫。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謂禮樂也。所謂
先王之道也。非謙辭。
物相錯曰文。先王之道，文也。故道也者，不
可得而言之矣。言一則遺一。孟荀皆傷乎
言也。故夫子欲無言。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of the left page, possibly indicating a page number or chapter reference.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of the left page, possibly indicating a page number or chapter reference.

